

前 言

我们提倡让孩子们多读一些外国名著。好处至少有两条：一，使他们开阔眼界，了解世界各国的地理、历史、风俗、人情等等；二，让他们吸取营养，学习世界各国人民的优秀品质。如今是开放的时代，对教育孩子们来说，这两条是必不可少的；而小说有故事有描写，都以情感人，更容易为孩子们接受。

小说有篇幅短的，有篇幅长的。有些小说篇幅较长，孩子们往往没有耐性或者没有时间把它读完，但是读一读又很有好处。我们打算改写这样的小说，让孩子们读了知道个大概，也能得到一些好处；他们如果有兴趣有时间，可以再去读全译本。我们想用这个办法编成一套《世界文学名著少年文库》，让孩子们花比较少的时间，能够通过外国的著名小说得到开阔眼界和吸取营养的好处。

外国的著名小说多得数不清，往往一位作家就有好几部。我们打算每个作家只选一部，当然选最适宜给小读者们读的。改写的时候，努力做到保持作者的原意和风格，还要让孩子们容易读下去。每部改写本都附一篇作者的小传，作者的其它作品，拣重要的在小传中作概要地介绍，好让孩子们读了留下个印象，将来去读译本或原本。

第一章

我姓匹瑞甫，名叫菲利浦，小时口齿不清，连姓带名只能叫一个甫字，因此人们都叫我做“匹甫”，或干脆就叫“小甫”。

我的家乡是一片沼泽地，离海有二十英里之遥。我的爸爸妈妈早死了，他们和我的五个夭折的小弟兄都埋葬在教堂后面的公墓里。

在一个凄风惨淡的寒冬，我在这荒凉的墓地上徘徊，悲痛地抽泣起来。

正当这时，墓地里蓦地跳出一个人来，一把揪住我，向我吆喝着：“小鬼，不许出声，要不我就掐断你的脖子！”

这个人的形状真是可怕极了，一身灰布衣服，头上裹着一块破布，脚上拴着一副铁镣。他全身拖泥带水，皮肉还给荆棘扯得伤痕累累，走起路来一瘸一拐，说起话来牙齿在捉对儿厮打着。

我吓得求他饶命。他向我咆哮着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，快说！”

“我叫小甫！”

“你住在哪儿？”

我把我住的村庄指给他看。那人忽地把我抱到一块墓碑上，头朝地脚朝天地翻了过来，我口袋里唯一的東西——一块



匹普被逃犯揪住

面包便掉在地上。他一把抓住这块面包就狼吞虎咽起来。

他吃完了面包，舔舔嘴唇，说：“你这脸蛋儿长得倒肥啊！”他又把头晃了一下说：“我要是不吃了你的脸蛋儿才怪呢！”

我忍着眼泪，求求他千万别吃我的脸蛋儿。

他又问：“你娘在哪儿？”

我说：“就在那儿，大爷！”

他一听，拔脚就跑，跑了几步又回头来瞧。我指着墓碑向他解释：“大爷，那儿，乔治安娜。那就是我的娘，还有我爹呢。”

他问我：“那你跟谁一起住？”

我说：“跟我的姐姐。大爷，她就是铁匠乔·葛吉瑞的老婆。”

“铁匠？”他低下头来看他的腿。然后又用足了浑身气力，抓住我的两个肩膀，把我的身体拼命往下按，咆哮着：

“你要不要活命？你知道什么叫锉吗？”

“知道，大爷。”

“你知道什么叫吃的吗？”说着又是猛按一下。

“知道，大爷。”

他又猛地一按，说：“去给我把锉和吃的都弄来，一样东西都少不得，否则，我非得把你的心肝挖出来吃不可！”

他猛地把我一推，让我一个倒栽葱滚下地来。他恐吓着说：“明天一早你就得把锉和吃的都送到炮台前交给我。对谁也不许泄漏一点风声，否则我会挖出你的心肝来烤熟了吃的。你别以为我只有一个人，我还有一个小伙伴躲在身边——比

起他来，我就是慈悲得很了。我这小伙伴有一个独特的法术，专会捉小孩子，挖小孩子的心肝吃，哪怕你锁好房门，钻到被窝里蒙着头睡，他也会悄悄地爬到你的床上，扒开你的胸膛的。你怎么说啊？”

我说我一定把铤拿来，但吃的只能是剩饭残羹了。

他说：“你得起誓。做不到，天雷就打死你！”

我照着他的话起了誓，他才把我放走。我拔腿就跑，气也不歇地赶回家去了。

第二章

我的姐姐，也就是乔·葛吉瑞大嫂，比我大二十多岁。我是由她一手拉扯大的。这话不但她常常挂在口边，连街坊邻里都这样称赞她。那时，我可不明白“一手”两个字是什么意思，只看到姐姐的手又粗又大，不是“啪”的一声落在她的丈夫身上就是落在我的身上。我就想，乔和我都是她“一手”打大的。而她的样子也并不好看，乔却是白皮肤，黄头发，蓝眼睛，心地善良性情温婉的男子。乔会娶她，我想，也一定是她“一手”造成的杰作吧。

我姐姐眼睛乌黑，皮肤赤红，身高骨头大，一条围裙永不离身。我回家的时候她不在家，打铁间也早已关门。乔独自一个人坐在厨房里，他一看见我，马上给我通风报信：

“乔大嫂出去找了你二十多次啦！”

“真的？”

“谁骗你，出去事小，还连那根抓痒棍也带了去呢。”

这消息真使我失魂落魄，因为那根所谓抓痒棍，就是专门对付我的棍子。

乔虽然年纪比我大，我一向把他看成是跟我身份相同的孩子，我问他：“乔，她出去了多久？”

乔来不及回答，便说：“啊！她回来了，快躲到门后边吧。”

我姐姐气冲冲地把门猛推一下，发觉有个什么东西挡着，便拿起抓痒棍捅了捅，一看见我就把我拎到乔跟前，乔连忙用他的粗腿当作一堵墙，护着我。

姐姐跺着脚，说：“你这小畜生上哪里去了！惹我着急，生气，连命都差点没有了！你还不好好招出来！真要我动手把你揪出来，哪怕你变成五十个小甫，他变成五百个乔，也休想招架得住！”

我哭着说：“我不过到公墓那边走走。”

姐姐说：“到公墓走走！真好！要不是我，你也早进了公墓了！是谁把你一手拉扯大的？”

我连忙说：“是你！”

她又说：“我倒要问问，我干吗要把你拉扯大？”

我呜咽着：“我不知道。”

“不知道！你不知道我可知道，以后我再也不干这种傻事了！嫁给乔这样一个铁匠已经够倒霉了，偏偏还要给你当老娘！”

她再数落什么，我一句都听不清楚了。我的脑子里只记得那个戴着脚镣的汉子和他所说的小伙伴，只记得我发过誓，要偷东西给他。

姐姐骂过之后就切面包给我们吃了。她切面包另有一番架势，就象药剂师做膏药一样，薄薄的一层黄油用刀子刮得平平均匀。然后切下一圈，再用刀一分为二，一块给乔，一块给我。

通常，乔和我接过了面包之后，就在一个膝盖上放一杯热

茶，另一个膝盖上放上面包，然后举行友谊赛，看谁啃面包啃得快。今天，乔吃得特别快，面包越咬越小，不断地在我面前晃着。

可是，我哪里敢动我的面包啊！因为，我记得要留下一点明天给那可怕的家伙吃，还要给他那更可怕的小伙伴吃。我起初连碰也不敢碰那块面包。后来，实在没办法，等乔把头扭过去的一刹那，我就把黄油面包塞进裤脚管里。

乔起初以为我胃口不好，吃不下面包，这时发现面包不翼而飞，吓得惊呆了，低声说：“哎唷，小甫老友，你这不是跟自己过不去吗？囫囵吞下会卡喉咙的。”

姐姐听不清楚就发火：“怎么啦？”

乔吓得慌里慌张地说：“小甫，你还是把它咳出来吧，身子要紧啊！”

姐姐一肚子火气再也捺不住了，马上扑到乔的身上，揪住他两边的颊须，把他的头狠狠地往墙上撞，叫着：“到底出了什么事，看你瞪出了眼睛，象头开了膛的肥猪！”

但是乔只瞅了瞅她，竟然不理她，而象只和我一个人说知心话似的：“要知道，小甫，我永远跟你是好朋友，永远不会说你的坏话的……可你这样囫囵地吞面包，太过分啦！”

姐姐大声嚷着：“你把整块面包吞下去，是不是？”

她都等不及我答话，又叫着：“还不快跟我来吃药！”

于是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她把我的头夹在胳肢窝底下，一气灌了我一品脱的柏油水，那最叫人难受的药水。

不过，目前使我难受的已不是这柏油水，而是良心上的负

担，我就要去偷姐姐的东西。（在这个家里，我从来把一切东西都看成是姐姐的而不是乔的。）

这天恰是圣诞前夕，我得给家里搅拌明天吃的布丁，一边拌一边还要留意不让那块黄油面包溜出来。正当这时，听到外面一声炮响，乔说：“啊，又有个犯人逃跑了。”

我说：“什么叫犯人？”

乔说：“昨天太阳下山，他们通知大家一个犯人逃跑了，现在又开炮，恐怕又有一个犯人逃跑了。”

“谁在开炮？”

姐姐瞪了我一眼说：“真讨厌！要打破沙锅问到底，多管闲事多受骗！”言下之意，我再问下去她就会骗我了。

可是我还得问：“姐姐，请别见怪，究竟哪里在放炮？”

姐姐大声嚷道：“上帝保佑这孩子吧！是水牢放炮，那怎么样？”她言下之意，不是叫上帝保佑我，而是叫上帝惩罚我的。

可是我还禁不住问：“再请问，水牢又是什么玩意儿？”

姐姐指着我直摇头：“瞧这个人，你回答他一个问题，他就得问你十个了。水牢就是关犯人的船，停在我们沼泽地对面。”

我说：“那么水牢里关的是什么人，为什么要关他们呢？”

我姐姐再无法忍受了，她霍地站起来，说：“你这个小鬼，我一手把你拉扯大，可不是要你来烦死人的。关进水牢里都是那些杀人犯、抢劫犯和做种种坏事的人，这些人从小就乱说乱问，一步步走上邪道的。你还不给我滚到楼上睡觉去！”

姐姐一面说话，一面用顶针不断地敲我的脑门。因此我摸黑上楼睡觉的时候(姐姐从不让我开灯的)，脑袋觉得特别痛，尤其是想到姐姐最后那几句话，才知道水牢就在我旁边等着我，我现在从乱说乱问开始，逐步走向邪道——下一步不就是要偷姐姐的东西么？

那天晚上我不敢睡觉，一等到天快亮就摸到伙食间。因为是节日，里面的东西特别多。我顾不得挑肥拣瘦，随手偷了一点面包，干酪皮，半罐碎肉，馅饼，又在酒坛里倒了一些白兰地酒，再把水掺到酒坛里免得被发现，然后到打铁间拿了一把锉，随手把门带上，就直奔那大雾迷茫的沼泽地去了。

第三章

我跑到了沼泽地上，这里的一切都给浓雾包围起来，我心里又慌，连熟悉的炮台也找错了方向。在河边的土墩上，我发现那个汉子背朝着我坐在那里打盹。

我想叫他惊喜一下，就悄悄地跑到他背后，拍拍他的肩膀。那人一跃而起，可他并不是昨天那人，而是另外一个。不过他也是穿的粗布灰衣，也戴着脚镣，走路也一瘸一拐，身上也是冷得嗦嗦发抖。他一见我就挥拳揍我，但是打不中，反而摔了一跤，随即逃进迷雾深处，又绊了两跤。后来就不见踪影了。

不消说，这一定就是那另一个小伙子，我吓得连心肝都疼了。好不容易才跑到炮台那里，找到了昨天那汉子，他不停地在雪地上走来走去，可能已走了一个晚上。我把锉交给他，他随手丢在地上，然后，我把那包食物打开，一样一样地给他。他急不可待地把碎肉狂咽下去，又问我，瓶子里是什么，我说是白兰地。他又放下碎肉，把酒灌下肚子去。

跟着，他把什么都一古脑儿往嘴里塞，我说，您吃得那么有滋味我真高兴。他说：“是很有滋味，谢谢你，孩子。”

我平常在家里看我那条大狗吃东西，此刻我觉得那人就跟那条狗一样，一边用嘴吃，一边斜着眼睛左右看，又竖起耳

朵来听，好象四面八方随时都有人来抢食似的。我看他吃，冷不防他恫吓起我来“你这小鬼没有叫我上当吧，你带人来没有？”我说：“没有，大爷！”

他说：“我相信你，如果你那么小就帮人家欺负我这可怜的小毛虫，那你就简直是一头可鄙的小猎狗啦！”看看他快把什么都吃光了，我才怯怯地说：“您也不留一点给他吗？我那儿再也弄不到啦。”

他说：“留给谁？”

我说：“躲在你身边那个小伙子呀。”

他说：“他吗？得啦，他不吃东西的。”语气里好象带点笑声。

我说：“我看他的样子可想吃呢。”

他停止了咀嚼，目光锐利地看着我：“你看见他了？什么时候看见他的？”

“刚才。”

“在哪儿？”

“就在那边，他在打瞌睡，我还以为是您呢。昨天，我还听见放炮声。”

他着急地问：“这个人身上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没有？”

我说：“他脸上有一大块伤疤。”

这人啪的打在自己的左脸上，大声问我：“是在这一边吗？”

“对！就在这一边。”

他立即把那肉馅饼往胸口一塞，说：“快指给我看他在哪个

儿，我上天下地也得把他追上。这该死的脚镣弄得我多痛，快把锉拿给我，孩子！”

我把那地方指给他，又把锉递给他。他就一屁股坐到湿淋淋的野草上，发疯似地使劲锉着脚镣，既不理睬我，也不理会那条腿，弄得鲜血淋漓，我不禁又对他害怕起来，说声再见就离开他了。

第四章

我从沼泽地跑回家，心惊胆战，满以为已有警察在那里等着逮捕我。可是家里一点动静也没有，连失窃的事情都没有发觉。姐姐为着准备欢度圣诞佳节而忙得不亦乐乎。她第一句给我祝贺圣诞的话就是：“这么早你死到哪里去啦？”

我说：“听圣诞颂歌去了。”她说：“原来如此！我还以为你干什么坏事去了。”我心里想，她这话倒是料事如神。

为了今天请客人来吃一顿丰盛的午饭，我们的早饭便毫不客气地被勾消了。姐姐既然忙得无法分身，只好派代表去上教堂，这光荣的任务便落在乔和我的身上。我们这一对穿上了节日的服装，乔象个从田里走出来的稻草人，我却象感化院走出来的小学员那样。大概看见我们的人大都不动恻隐之心吧。

从教堂回来不久，午饭的时间到了，客人也都到齐了。那是教堂的办事员伍甫赛，秃脑门，鹰勾鼻，说起话来声音洪亮，另一个是乔的舅舅潘波趣，他是镇上的粮商，还有车匠胡波夫妇。

因为担心偷窃的事被发觉，我已经心事重重了。更加上来了这几个客人，他们老是拿我做话题，以此来挖苦我，以此来赞扬姐姐，我心里更难受啦。

圣诞盛宴，匹普吃得闷闷不乐



宾主就座，伍甫赛先生首先作祷告，希望大家感恩报德，姐姐就瞪了我一眼，说：“听见没有？要懂得感恩啊！”

猪肉上来了，潘波趣舅舅就说：“猪肉也是一个题目。”

伍甫赛先生就响应说：“是的，年轻人可以从中吸取教训。”

我知道他们一定要把话题扯到我身上的。果然，这时我姐姐就对我说：“你应该留心听着。”

乔没答话，因为有客人来了。说起乔的地位也真够可怜的，有客人来了，就更没他说话的资格了。他知道人家要骂我的时候，就舀一点肉汁给我，也就是安慰我。

伍甫赛用餐叉指着我涨红的脸，放开了嗓门说：“就说猪吧，”他竟然把猪当成是我的名字一样！“猪令人讨厌，一个孩子象头猪，就叫人加倍讨厌！”

乔又给我加了一些肉汁。

潘波趣先生却对我说：“如果你是猪，你现在就不会在这儿啦。哪能象现在那么过好日子，听大人训话。你早给牵到市场上去，根据市价，卖几个先令就几个先令，然后，那屠户把你提起来，白刀子进去，红刀子出来！还有谁来一手把你拉扯大呢？连个屁也没有！”

乔又舀了一些肉汁给我，可我不敢吃了。

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，姐姐问：“舅舅，你要吃点白兰地吗？”

姐姐到酒坛那里把白兰地拿来，别人都不喝，只有潘波趣舅舅要了一杯，还举起酒杯来细细欣赏。欣赏之后，就举杯一

饮而尽。谁知这一来，他猛地蹦了个高，又绕着桌子转了几个圈，然后浑身抽搐，口吐白沫，一屁股坐倒在椅子上，好不怕人。最后，他呻吟着吐出几个惊人的字来：“柏油水！”

姐姐大吃一惊，嚷着：“柏油水！柏油水怎么会到酒坛里去的？”

当然，这当中只有我一个人知道，我错把柏油当清水了。

总算庆幸，潘波趣舅舅不再闹了。他挥挥手说：拿点金酒、热水、糖和柠檬皮和在一起就是，别啰嗦了。

谢天谢地，这一关总算轻易过去了。

可正在这时，姐姐又说：“我做了一个猪肉馅饼，让大家尝尝，那是十分可口的。”

大家一听，都兴致勃勃，把餐刀掂来掂去，等着那美味的东西。我看见姐姐亲自到伙食间去，已一步一步接近伙食间了。

天哪，一切都要败露了！我非逃跑不可！我飞也似地往外面跑。刚到门口，蓦然来了一队持枪的士兵，当中一个还拿着一副手铐，冲着我说：“可找到啦！快，跟我来！”